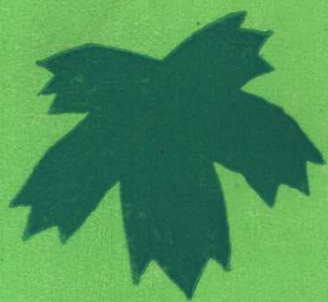


浩然文集



- 喜 鹊 登 枝
- 苹 果 要 熟 了
- 新 春 曲



浩然文集

浩然文集·1·

·喜鹊登枝

·苹果要熟了

·新春曲

浩然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350,000 开本：850×1168 $\frac{1}{2}$ 印张：18插页：6

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i,400

封面设计：李勤学 责任校对：金英喜荣

责任编辑：祝乃杰

统一书号：10158·683

定价：2.20元

自 序

去年，在沈阳黎明机械公司小白楼养病期间，跟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几位同志商定了出版文集的事。这使我高兴，使我感激。尽管对旧作延续生命的实际价值，难免有点惶惑不安，但考虑到这样做，能便于读者、搞研究的同志检阅和批评我的创作，帮我提高，还是认真地做起准备。

今年，在我五十岁生日的前夕，在我迈出文学创作第一步的京郊土地上，闭了门户，生了炉火，一边熬棒子糗粥或煮挂面吃，一边整理起二十五年间所撰写的作品。这中间，我不能不思前想后，感慨万端。

我的童年时期在破产农民，即煤矿工人中间度过；少年时期，在正觉醒的农民，即基层干部、游击队员中间度过。我受到他们永生不可磨灭的影响；这影响决定了我人生之歌的基调。我当了八年村、区、县基层干部之后才正式地学习写小说。以后又坚持八年业余创作，在修养思想、积累素材和磨练笔头这三个基本方面，都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，才转入专职的文学岗位。不论业余写作，还是专业写作，我一直跟京

郊和冀东这块土地上的农民——社员及县、社、队干部，保持着密切联系，每年的多数时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结交了不少知心的、能甘苦与共的朋友。我的写作素材，绝大部分都是我亲身体验过，和直接从群众现实生活中吸取的。其中许多篇章，则是一边体验观察，有所收获，一边写成的作品。所以，对这些过去的小说、散文反映的内容，尽管可以用今天因时代前进而提高的政治水准，来评价它们的高与低，深与浅，乃至正与误，但我自信它们都是真实的，不是虚假的。

我自学的文化知识，也是自学的创作。不识一字的母亲，是我第一位艺术启蒙老师。她用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，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艺术的种子。而滋润这颗幼弱种子的，是一伙伙流浪的评剧艺人和皮影戏艺人。中国的一些古典小说，接续了必不可缺的灌溉。这样的哺育与熏陶，在我的全部作品中，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痕迹。对“五四”以来的作家，我崇拜鲁迅，喜爱萧红。有四位前辈作家的作品，给了我较多的影响。他们是赵树理、柳青、孙犁和周立波。为了冶炼出个“我”来，打主意从他们每个人的风格中学到一点我喜爱的特长：赵的故事性，柳的深沉，孙的优美，周的质朴，以及运用群众语言的技能。由于我没学好，过去从来未曾声张这件事。

当我文学入门阶段，给了我热情扶持和指导的，有老前辈叶圣陶、巴人，还有萧也牧同志。给予我帮助最多最具体的，是许许多多“无名英雄”，即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同志，还有冀东和北京郊区的老同志和老房东。我终生都不会

忘记他们！

作品，是作家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脚印，也是他的灵魂，即信仰、思想、爱憎、品行与情操的脚印。

整理文集，实际上是对自己留在身后的一串脚印的回顾。在这回顾过程中，常常使我从心底涌起欣慰和幸福的感觉。自以为没有虚掷光阴，没有把新时代赐给我的优越条件浪费掉，总算给养育我的时代做了些有益的事情。与此同时，脑海里不断冒出某种遗憾，甚至羞愧的情绪：我应当写的多些、好些。于是，胸膛里又生发起强烈的规正和弥补的欲望，使我不肯停歇，不敢懈怠，督促我更勇敢地走下去，踩出新的、美好的脚印。

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 夜于通县

卷首说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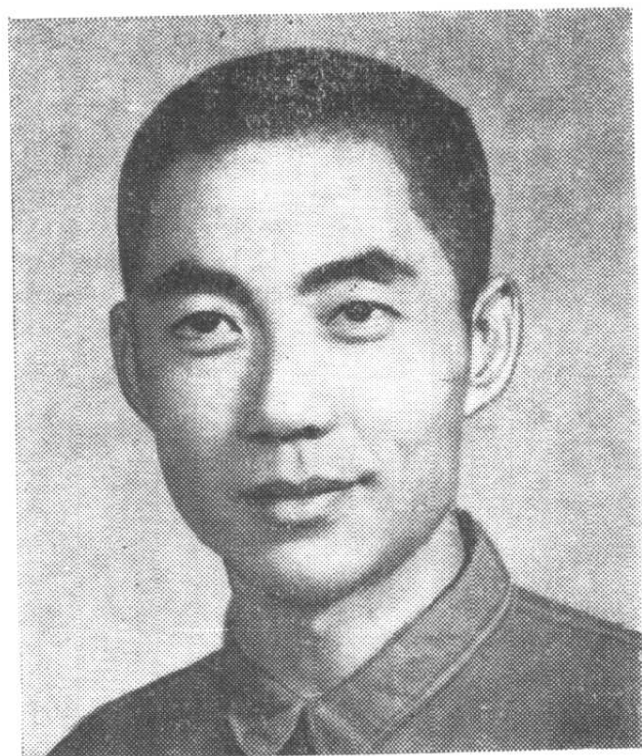
本卷收入短篇小说集三本。

《喜鹊登枝》于一九五八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《苹果要熟了》于一九五九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这次编选，抽去《跃进小插曲》、《马车在大路上奔驰》、《满堂光辉》、《百花飘香的季节》和《雪山健儿》，补入曾于一九五八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印过小册子的《高德孝老头》。

《新春曲》于一九六〇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这次编选，抽去《朝霞红似火》、《阳关大道》和《炊烟》，从小说集《珍珠》、《蜜月》中移入《行人》、《傍晚》、《蒲公英》和《风雪》。

对所有篇章，都做了个别文字方面的修饰。



7
孙的优美，固的吸收、运用群众语言的技能。

我信守好，~~过去~~过去从李季敢声好这件事了。

当我文学入门阶段，给了我~~最~~最热情扶持和~~指~~指导的，有名前辈叶圣陶、巴人~~还~~萧也牧^{（同志）}给我帮助最多最具体的，是许许多多“无名英雄”，即报刊杂志出版社的编辑同志，还有冀东和北京郊区的老同志和老房东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。

我的艺术造诣不高，~~指~~^是功力一直很差火候。过去是一边学一边写，如今仍是一边写一边学。对旧作的每次编选印行，都要做一些润色，以求通顺。这次编发前，又在~~字~~字句方面做了某些修理。我说这~~些~~些编收的作品，能成书会订的“定本”，以后除发现明显的错处外，不再改动。

目 次

卷首说明

喜 鹊 登 枝

喜鹊登枝·····	3
春蚕结茧·····	16
监察主任·····	36
一匹瘦红马·····	50
从上边下来的人·····	63
老来红·····	76
风雨·····	90
新媳妇·····	109
雪纷纷·····	130
夏青苗求师·····	145
金海接媳妇·····	168

苹 果 要 熟 了

往事·····	191
高德孝老头·····	213
苹果要熟了·····	241

水生·····	262
石山柏·····	275
姑娘和铁匠·····	291
搬家·····	303
过河记·····	316
有一个小伙子·····	327
帮助·····	336
热爱·····	345

新 春 曲

泉水清清·····	363
箭杆河边·····	394
并蒂莲·····	417
铁牛·····	439
行人·····	449
月照东墙·····	459
葡萄架下·····	469
傍晚·····	480
蒲公英·····	494
新春曲·····	512
风雪·····	540
亲家·····	548
《喜鹊登枝》后记·····	566
《苹果要熟了》后记·····	568

喜 鹊 登 枝

喜 鹊 登 枝

清早，飞来了两只花喜鹊，登在院子当中的桃树枝上，冲着北屋窗户喳喳地叫。

韩兴老头从农业社回到家里，被这叫声惊动了。他把粪箕子往猪圈墙下边一丢，仰着脸，捋着黄胡子，笑咪咪地望着花喜鹊，寻思着它们预兆的喜事儿。

坐在北屋炕上的老伴，挺不高兴地对窗上的玻璃朝他喊：“粥都凉了，你到底还吃不吃？一家子人光等着你。”

闺女韩玉凤眉开眼笑地迎着走进屋来的爸爸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就端粥盆拿碗筷，给老人盛上，自己也往炕沿上一跨，端着粥碗，稀里呼噜地吃起来；还没等把饭咽利落，碗筷一放，拿起小包裹就要走。

当妈妈的最能观察闺女的心事，见闺女那个慌慌张张的样子，故意绷着脸说：“啥事儿勾你的魂儿啦？慌得你整天价

饭都不想吃？”

玉凤脸一红，脑袋一晃：“今几个各社的会计开碰头会，能不忙吗？”她说着，看爸爸一眼，一阵风似地跑了。

老伴回头看看老头子，见他还是闷着头吃饭，就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呀，整天价象个木头人，啥事儿也不管。看咱们丫头这两天成了没砣的秤，到哪儿都站不住，象个啥样子！”

这对老夫妻平时断不了开个玩笑，老伴性子急，老头子那股遇事满不在乎的脾气常常使她恼火。

这会儿，韩兴又不慌不忙地回答一句：“人家还不是忙工作嘛！”

老伴更生气了：“屁，什么忙工作，忙着搞‘自由’哩！”

“搞‘自由’就搞‘自由’呗，又何必大惊小怪的！”

“我的天，不是你身上掉下的肉，敢情是不疼。年轻人自己办终身大事，哪有什么主心骨哇？你没见老焦家二姑娘遭的那事儿：马马虎虎地订了亲，过门三天半就闹离婚，多糟心哪。咱丫头要是那个样子，我可不答应。”

“你不答应不顶用，有《婚姻法》管着呐。”

“《婚姻法》是《婚姻法》，她眼里也不能没我一点儿呀！”

老头子故意问：“怎么才合你的心呢？你想包办？”

老伴很认真地压低声音说：“新社会不兴包办，更不能拿儿女搞买卖，咱们得顺着潮流走。依我看，就按照玉凤她

二姨的主意做，把城里供销社那个股长叫到咱家来，让他俩对面相看；相中了，问的她心服口服，两头乐意，一分钱彩礼也不要，这还能算我包办？”

老头子忍不住笑了：“要我说明呀，你这是变相包办！”

老伴把嘴一撇：“你不用给我乱扣大帽子，不包办，也不能大撒巴掌不管。你就是不疼闺女。”

老头子又笑笑说：“我怎么不疼闺女？疼得讲究疼法，我比你会疼。你明知道人家自己找好了对象，不分青红皂白地偏要拆散人家，再给另找一个，这是为啥？非这样你不痛快？这还不是老思想穿上新外罩出来了？要我说明呀，咱们应当认真负责地帮助玉凤把那个人调查调查，要是根子正、思想好，成亲后能够一块儿过社会主义日子，咱们就成全他们；要是真不好，咱们再劝玉凤也有话说了。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

老伴听了这番话，心里还有些不舒服，可是自己一时又想不出别的理由来驳老头子；再说，她也不敢相信自己那条道真能够走得通，就噘着嘴巴不吭气了。

老头子撂下饭碗，想了想说：“哦，有了。咱们东方红社跟他们青春社订了换种合同，我今天就去商量这码事；借这个由头，到那边把那个人的根底儿仔细地打听打听，看情形回头再说。你看行不行啊？”

老伴叹口气说：“去就去吧，说不定是喜是忧哩！”

二

韩兴老头在黑袄外边罩上了一件蓝布衫，换了一双纳帮薄底鞋，兜里还装上几块钱，背着粪箕子就动身了。

东方红社和青春社相离只有十来里地，因为当中隔着一道金鸡塘河，古来结亲的少，来往的也少。今年开春都转了高级社，又并成一个乡，两边社员觉得隔河涉水，走动起来很别扭。社干部们凑到一块开了个会，接着又发动了两班人马，在河上修起一座石桥。就在修石桥的时候，女儿韩玉凤才认识了青春社的林雨泉。他俩一块儿参加运石头，一块儿搞宣传鼓动工作，最后又一块儿计算工料成本，一来二去就悄悄地搞起恋爱来了。韩兴老头在县农业技术训练班学习一个多月，回来就听到一些风言风语。做父母的谁不关心儿女的终身大事？何况他的儿子不在家，身边独有这么一个眼珠子似的闺女呢！

有一天，玉凤没在家，老两口子正唠叨这件事儿，西头玉凤她二姨一掀门帘进来，坐在炕上就数叨起来了：“我的姐夫呀，玉凤的婚事你们可该拿拿主意了。你没见东街老焦家二姑娘唱的那出戏。自由呀，恋爱呀，末了让那个二流子一身制服一双皮鞋，就把她给哄弄走了。爹妈把闺女养那么大，不要说闹几个养老钱，连一包点心都没有吃上。结果呢，三天半又闹着打离婚，跟着生气、丢人。”她见姐姐被自己的话说得哑口无言，就又出谋献策，“要我说呀，先下